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四)

〔俄〕契诃夫 著

姜 浩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报仇者	1
不痛快的事	6
歹 徒	15
犯 法	20
父 亲	25
罕见的人	35
婚 礼	36
急 救	44
剧 本	46
芦 笛	52
齐诺琪卡	62
日食之前	69
塞 壬	73
逃亡者	80
问 题	89
像这样的，大有人在	97
幸 福	105
医 师	117
阴 谋	124
阴雨天	129
邮 件	136
在车房里	143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151

报仇者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西加耶夫当场破获他妻子的罪行以后不久，站在武器商店希木克斯公司里，给自己选一支合适的枪支。他脸上现出愤怒、悲痛和坚定不移的果断神情。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他想。“既然家庭基础遭到玷污，荣誉给人丢在泥地里加以践踏，恶势力得胜，那么我，身为公民和正人君子，就应当报仇雪耻。我先打死她和她的情夫，再打死我自己。”他还没选好手枪，还没打死人，可是他的想像力已经画出三具血淋淋的尸体、打碎的头盖骨、流出来的脑浆、骚乱、看热闹的人群、验尸。他带着受到凌辱的人的幸灾乐祸心情想像亲戚和观众的恐惧，想像那个负心女人临死的痛苦，想像他怎样阅读报纸上讨论家庭基础解体的社论。

商店里的店员是个机灵的法国人，鼓起大肚子，穿着白坎肩，在他面前摊出各种手枪，恭敬地赔着笑脸，不住地把鞋跟一碰算是敬礼，嘴里说着：“我劝您，先生，买这管出色的手枪。这是司密斯和威逊牌的。这是火器科学的最新成就。三倍射击效力，有退壳器，射六百步远，中央射效。先生，请您注意装潢的漂亮。这是最新型的手枪，先生。这种枪我们每天总要卖出十来支，供打强盗、恶人、情夫用。射击十分准确有力，射程很远，一枪就能把妻子和情夫一齐打死。讲到自杀，那么，先生，我认为再也没



有比这种牌子更好的了。”店员扳起扳机，扣下扳机，对枪管吹气，瞄准，做出高兴得透不过气来的样子。谁瞧着他那赞赏的脸色，都会暗想：只要他有一管像司密斯和威逊牌这样的好枪，他就会甘愿往自己的额头上开一枪。

“那末多少钱一支？”西加耶夫问。

“四十五卢布，先生。”

“哦！这在我却嫌太贵了！”

“既是这样，我再给您拿另外一种样式的，价钱便宜点。喏，您看一看。我们这儿的货色很多，各种价钱的都有。比方说，这支列佛歇牌手枪只要十八卢布，不过“店员鄙夷地皱起眉头，”不过，先生，这种样式已经过时了。如今只有穷书生和神经病人才买它。现在大家公认，用列佛歇牌手枪自杀或者打自己的妻子，已经要算是低级趣味的表现。只有用司密斯和威逊牌才说得上高级趣味。”

“我不需要自杀，也不需要杀人，”西加耶夫阴沉地撒谎说。“我只是为了住别墅才买的用来吓唬盗贼罢了。您买枪做什么用，这不关我们的事，”店员谦虚地低下眼睛，笑吟吟地说。

“如果每一次人家买枪，我们都要查明原因，那么，先生，我们这个铺子只好关门了。用列佛歇吓唬贼不顶事，先生，因为它的声音不响，发闷，我劝您买一管普通的带火帽的莫尔梯美尔牌手枪，也就是所谓的决斗枪。”

“我要不要向他挑战，来一次决斗呢？”西加耶夫的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不过，这未免太抬举他了。像他那样的畜生，只配像狗那样打死。”店员优雅地转动身子，迈着碎步，不住地微笑，唠叨，在他面前摆开一大排枪。



其中就数司密斯和威逊牌的最中看，也最威风。西加耶夫拿起一管这种枪，瞧着它呆呆地出神，沉思不语。他的想像力画出他怎样打碎他们的头盖骨，血怎样像河水似的淌在地毯上和镶木地板上，那个垂死的负心女人的两条腿怎样急剧地抽动着。然而，对他那怒火中烧的心来说，这还嫌不够。血淋淋的画面、哀号、恐惧，都不能使他解恨。还得想出一种更可怕的办法来才行。

“应该这样办，我打死他，再打死我自己，”他盘算着，“却让她一个人活着。让她受尽良心的责备和周围的人的轻视而憔悴。这对一个像她那样神经质的女人来说，比死亡还要痛苦得多呢。”他就幻想他自己的葬礼：他这个受尽侮辱的人，躺在棺材里，嘴角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她呢，脸色惨白，由于良心责备而痛苦，跟在棺材后面，像尼俄柏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愤慨的人群向她投来的咄咄逼人的轻蔑目光。”“我看得出来，先生，您喜欢司密斯和威逊牌，”店员打断他的幻想说。

“要是您嫌它贵，那么也罢，我让您五卢布就是。不过，我们还有别的样式，便宜点的。”

法国人优雅地回转身，从货架上又取下一打装着手枪的盒子。

“喏，先生，这种卖三十卢布。这不算贵，特别因为行情落得厉害，关税却每个钟头都在上涨，先生。我对上帝起誓，先生，我是保守派，可是连我都要发牢骚了！求上帝怜恤吧，他们把行情和关税弄成这个样子，如今只有富人才买得起枪支！穷人只能买图拉的武器和带磷的火柴，可是图拉的武器简直一团糟！你用图拉枪打你妻子，



结果反而会打中你自己的肩胛骨哩。”西加耶夫忽然难过起来，惋惜自己就要死掉，看不见负心女人的痛苦了。报仇只有在能够看见和感到报仇的后果的时候才大快人心，要是他躺在棺材里，什么知觉也没有，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如这么办，”他改变主意了。“我先打死他，然后去送葬，冷眼旁观一下，等到葬完，我再打死自己。不过，在送葬以前，人家会逮捕我，取走我的武器的。那就这么办：我把他打死，可是叫她留在人间，我呢，我暂时不自杀，让他们把我监禁起来。我反正以后有的是工夫自杀。监禁起来反倒好，因为在预审中，我可以把她的下流行径在当局和社会人士面前统统揭发出来。如果我自杀，她也许就会凭她那种虚伪和无耻的天性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身上，于是社会人士倒会为她行为辩护，也许反而要讥笑我了。要是我活着，那……过了一分钟，他又暗想：“对了，如果我自杀，人家也许会认为我有罪，怀疑我器量小。再说，我何必自杀呢？这是一，第二，自杀无非是怯懦罢了。那就这样办：我把他打死，让她活着，我自己到法院去受审。我受审，她就会出庭作证。

我想像得到，我的辩护人质问她的时候她那种狼狈、可耻的丑相！法院、社会人士、报界的同情当然都会在我这边。”他思忖着，同时店员在他面前陆续摊开各种货品，自认为有吸引顾客的责任。

“这是我们不久以前才收到的英国新式手枪，”他唠叨说。

“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先生，这些样式跟司密斯和



威逊牌一比就暗淡无光了。您大概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消息：前几天有个军官在我们这儿买了一管司密斯和威逊牌的。他对他妻子的情夫开一枪，您猜怎么着，子弹穿透这个人，然后打穿一盏铜灯，落在一架钢琴上，又从钢琴上反跳到一条小狮子狗身上，连带伤了他的妻子。这种效果可真是出色，为我们的商号增光不少。这个军官现在监禁起来了。当然，法院会定他的罪，送他去做苦工！第一，我们的法律还太陈旧；第二，先生，法院总是偏袒情夫。为什么？很简单，先生！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检察官也好，辩护人也好，都跟别人的妻子私通，只要俄国少一个丈夫，他们心里就多踏实一分。要是政府把所有的丈夫都送到萨哈林岛去，社会人士倒会挺痛快呢。啊，先生，您再也知道当代这种世风日下的情形在我心里引起多大的愤慨！如今，爱别人的老婆已经跟吸别人的烟，看别人的书一样，成了风气。我们的生意一年年清淡，这倒不是说情夫越来越少，而是说那些丈夫听天由命，害怕进法院和做苦工了。”

店员往四处看一眼，小声说：“那么这该怪谁，先生？该怪政府呀！”

“为这么一条蠢猪而流放到萨哈林岛去，也没什么道理，”西加耶夫踌躇地暗想。

“要是我去做苦工，倒反而使得我妻子有可能第二次嫁人，去欺骗第二个丈夫。她倒得其所哉了。那就这样办：我让她活着，我也不自杀，他呢，我也不打死。这得想出一个更合理、更使他们难堪的办法才成。我要用轻蔑来惩罚他们，搞一回离婚案，闹得满城风雨。”



“喏，先生，还有一种新型的枪，”店员从货架上又取下一打枪来，说。“请您注意这种枪机的新奇结构。”西加耶夫暗自作出决定后，已经不需要买枪。店员却越来越热心，不住地在他面前摊开新的货色。受了侮辱的丈夫看到店员为他白忙，白热心，白赔笑，白费时间，觉得难为情了。“好，既是这样，”他嘟哝说，“我以后再来，或者派人来。”

他没看店员脸上的神情，不过为了多少缓和一下这种尴尬的局面，他觉得有必要买点东西。可是买什么好呢？他看一下商店的四壁，想选一样价钱便宜的东西，后来他的目光停在店门附近挂着一个绿网子上。

“那那是什么东西？”他问。

“那是捉鹌鹑的网子。”

“多少钱一个？”

“八卢布，先生。”

“给我包起来吧，”

受了侮辱的丈夫付过八卢布，拿起网子，走出商店，却觉得自己越发受了侮辱。

不痛快的事

“马车夫，你的心涂上了煤焦油。你，老弟，从来也没有恋爱过，所以你也就不明白我的心理。这场雨浇不灭我灵魂里的火，就跟预防队也扑不灭太阳似的。见鬼，我这话说得多么有诗意啊！你，马车夫，总不是诗人吧？”



“不是，老爷。”

“哦，那么你要明白”

最后席尔科夫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钱夹子，要付车钱了。

“朋友，我们原先讲定一卢布二十五戈比。你收下车钱吧。喏，这是一卢布，这是三枚十戈比硬币。多给你五戈比。再见，希望你记住我。不过，请你把这个筐子先拿下车，放在那边台阶上。要小心点，筐子里装着一个女人的舞衣，我爱那个女人胜过爱我的生命啊。”

马车夫叹口气，不乐意地从赶车坐位上爬下来。他在黑地里稳住身子，踩着泥浆，把筐子送到台阶的梯级上。

“哼，这种天气！”他用责备的口气抱怨着，叹口气，嗽了嗽喉咙，鼻子里发出一种仿佛在呜咽的声音，不乐意地爬上赶车坐位去。

他吧嗒一下嘴，他那匹小马就游移不决地蹚着泥浆走了。

“我觉得，该带来的，我已经都带来了，”席尔科夫盘算着，用手摸索门框，找门铃。“娜嘉要我到女服店去取衣服，我取了。她叫我买糖果和干酪，我买了。她要我买一束花，有了。‘神圣的殿堂啊，向你致敬，’”他唱起来。“见鬼，门铃在哪儿？”

席尔科夫怡然自得，就跟一个人刚吃过晚饭，又喝过不少酒，清楚地知道明天不必早起一样。再者，他还知道他在城里冒着雨，在泥地里坐了一个半钟头的马车后，会走进温暖的地方，有个年轻的女人在等待他。只要知道一忽儿就可以暖和过来，此刻挨一会儿冻，淋一下雨，也还



是愉快的。

席尔科夫在黑地里摸到门铃上的小圆疙瘩，拉两下。门里响起了脚步声。

“是您吗，德米特里·格利果利奇？”一个女人的声音悄悄问道。

“是我，漂亮的杜尼雅霞！”席尔科夫回答说。“快点开门，要不然我就浑身湿透了。”

“哎呀，我的上帝！”杜尼雅霞开了门，不安地小声说。

“您说话可别这么响，也别跺脚。要知道，我们的老爷从巴黎回来了！今天傍晚回来的！”

一听到“老爷”两个字，席尔科夫就从门口倒退一步，刹那间心里生出一种怯懦的、孩子气的恐怖，就连十分勇敢的男人，如果出乎意外地有可能碰见情妇的丈夫；也会生出这种恐怖心情的。“糟糕！”他听见杜尼雅霞小心地关好门，顺着小门道走回去，暗自想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说，请你向后转！”

“Merci，这可没有料到！”

他忽然觉得可笑，觉得有趣了。深更半夜，冒着倾盆大雨，从城里坐车来到她的别墅，依他看来像是一场逗笑的冒险，现在他又突然碰上丈夫，这场冒险就显得越发好笑了。

“这倒是一件极有趣的事呢，真的！”他对自己说。

“不过现在我到哪儿去呢？坐车回去？”

雨还在下，大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然而在黑暗里既看不见雨，也看不见树。水在沟里和排水管里咕咕地流着，



好像在讪笑他，恶毒地讥诮他。席尔科夫立脚的那个台阶没有顶篷，因此他真要淋透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他偏在这种天气回来，”他暗想，笑了。“叫这些丈夫见鬼去吧！”

他跟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风流韵事是一个月以前开始的，可是他还没亲眼见到过她的丈夫。他只知道她丈夫原籍是法国，姓布阿索，干经纪人的行业。从席尔科夫瞧见的一张照片来看，他是个普通的资产者，四十岁上下，生着一张法国军人气派的脸，留着又密又长的唇髭，人瞧着这样的脸，不知什么缘故，总想揪一把他的唇髭和拿破仑式的大胡子，问一声：“喂，有什么新闻吗，军士先生？”

席尔科夫啪嗒啪嗒地踩着稀泥，滑滑跌跌，往一个方向走出不远，叫道：“马车！马车！！！”

没有人答话。

“一丁点儿声音也没有，”席尔科夫抱怨说，摸黑回到台阶上。“刚才我那辆马车已经给打发走了，这儿就是大白天也找不到马车。哼，这个糟糕的局面！只好守到天亮！见鬼，这筐子淋透了雨，衣服要淋坏了。这东西值二百卢布呢。得，这个糟糕的局面！”

席尔科夫反复考虑，正不知道该带着这个筐子到哪儿去躲雨才好，忽然想起这个别墅区的边上有个圆形舞池，旁边有个安置乐队的亭子。

“或者就到那个亭子里去？”他问自己。“这倒是个办法！可是我拿着筐子走得到吗？这个该死的筐子好大哟。这些干酪和花束真要命。”

他拿起筐子，不过立刻想起来：等他走到亭子那儿，



筐子简直能湿透五回了。

“哼，这又是个问题！”他笑道。“天呐，雨水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了！呸。浑身淋透，受冻，又喝醉了酒，马车却没有，只差那个丈夫跳到街上来，举起手杖把我痛打一顿。不过，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在这儿呆站到天亮啊，再者衣服也就全完了。这样吧。我就再拉一次门铃，把东西交给杜尼雅霞，我自己再到亭子里去。”

席尔科夫小心地拉一下铃。过了一分钟，门里传来脚步声，钥匙眼里闪出亮光。

“是谁啊？”一个嘶哑的男人声音带着法国腔问。

“圣徒啊，这大概就是那个丈夫吧，”席尔科夫暗想。

“只好撒个谎了。”

“劳驾，”他说，“这是兹留奇金的别墅吗？”

“见鬼，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兹留奇金。滚开，什么兹留奇金！”

席尔科夫不知怎的发窘了，惭愧地嗽一下喉咙，从台阶那儿走开。他一脚踩进水洼，灌了一雨鞋的水，生气地吐口唾沫，可是立刻又笑起来。他这场冒险变得越来越荒唐了。他特别愉快地想到明天他要把这场冒险讲给他那些朋友和娜嘉本人听，他要学一学丈夫的说话腔调，学一学雨鞋咕唧咕唧的响声。他那些朋友一定会笑破肚皮呢。

“只是有一件事糟糕：她的衣服要淋湿了！”他想。

“要不是因为这件衣服，我早就到亭子里去睡觉了。”

他在筐子上坐下，想用身子遮住雨，可是从他那淋湿的披风和帽子上流下来的水，却比天上落下的雨水还要多。



“呸，见鬼！”

席尔科夫在雨里站了半个钟头，想到自己的健康。

“照这个样子，我恐怕会得热病，”他暗想。“这个处境可真妙！或者再拉一次门铃？啊？老实说，我真要拉铃了。如果丈夫来开门，那就好歹撒个谎，把那身衣服交给他了事。我可不能在这儿一直守等天亮！哎，豁出去了！拉铃吧！”

席尔科夫发了小学生的脾气，对着大门和黑暗吐了吐舌头，拉一下铃。在寂静中过了一分钟，他就又拉一次铃。

“是谁？”一个生气的声音带着法国腔问。

“布阿索太太住在这儿吗？”席尔科夫恭恭敬敬地问。

“啊？见鬼，您有什么事？”

“女服店老板卡契希太太打发我给布阿索太太送一件衣服来。对不起，来得这么迟。事情是这样的：布阿索太太要求尽快把这件衣服送来，要在明天早晨以前送到。我是傍晚从城里动身的，可是天气太坏，差点来不成。我不能……”

席尔科夫没有说完话，因为大门在他面前推开了。门里有盏小灯的亮光摇摇闪闪，布阿索先生出现在他眼前，他的模样跟照片上完全一样，生着军人的脸和很长的唇髭，不过在照片上他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如今却只穿着衬衫。

“我本来不想打搅您，”席尔科夫接着说，“不过布阿索太太要求把她的衣服尽快送来。我是卡契希太太的弟弟。而且而且，天气太坏了。”



“好，”布阿索说，阴郁地动一动眉毛，接过筐子。
“谢谢您的姐姐。我妻子等衣服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钟。她说有一位什么先生答应给她送来。”

“再麻烦您把干酪和花束转交您的太太，这是她放在卡契希太太那儿忘了拿走的。”

布阿索接过干酪和花束，闻一下干酪，又闻一下花束，没有关上门，站在那儿，摆出等待的姿势。他看着席尔科夫，席尔科夫看着他。他们沉默了一分钟。席尔科夫想起他的朋友们，想起明天他打算把这场冒险讲给他们听，于是现在他想再添点笑料，好给这种荒唐锦上添花。然而他想不出该添点什么笑料，那个法国人却站在那儿，等着他走。

“这天气真要命，”席尔科夫嘟哝说。“天又黑，地下又泥泞，雨又大。我全身都淋湿了。”

“是的，先生，您完全淋湿了。”

“再者，我雇的马车也走了。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躲雨才好。请您答应我在您前堂里坐一坐，等到雨停再走吧。”

“啊？Bien，monsieur。请您脱掉雨鞋，到这儿来。这没什么，这是可以的。”

法国人关上大门，领着席尔科夫走进他很熟悉的小客厅。

客厅里一切摆设都照旧，只是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房中央放一排椅子，上面摆着一个又窄又薄的小床垫。

“天很冷，”布阿索把灯放在桌子上，说。“我是傍晚才从巴黎回来的。那边到处都好，暖和，可是这儿，俄国，



却很冷，而且有那么多温子稳子 lescousins ! 这些该死的东西老是叮人。”

布阿索斟上半杯葡萄酒，做出很气愤的脸色，喝下去。

“这一夜我一直没睡着，”他说，在小床垫上坐下。

“先是 lescousins，后来又有个畜生不住拉铃，要找兹留奇金。”

随后法国人沉默下来，低下头，大概在等雨停。席尔科夫认为依照礼貌，他有义务跟法国人攀谈几句。

“看来，您在巴黎正赶上一个很有趣味的时期，”他说。

“您在那儿的时候，布朗热呈请退休了。”

后来席尔科夫讲到格烈维、第鲁列特、左拉。他不久就相信法国人还是头一次从他口里听到这些名字。法国人在巴黎只认得几家商号和他的 tante 卜列塞太太，别的就一概知道了。他谈了一阵政治和文学，结果布阿索又一次做出气愤的脸色，喝下葡萄酒，挺直身子在那个薄床垫上躺下。

“哼，这位丈夫大概没什么权，”席尔科夫想。“鬼才知道这算是什么床垫！”

法国人闭上眼睛。他心平气和地躺了一刻钟，忽然跳起来，睁开无神的眼睛呆瞪瞪地瞧着客人，仿佛什么也不懂似的，然后现出气愤的脸色，喝葡萄酒。

“该死的蚊子，”他抱怨说，用一条毛茸茸的腿擦另一条腿，然后走到隔壁房间去了。

席尔科夫听见他叫醒一个人，说：“Ily à un monsieurroux，quit 'aa pport éune robe.”他不久就走回来，



又拿起酒瓶。

“我的妻子一会儿就来，”他说，打个呵欠。“我明白，您是要钱吧？”

“越来越不好受了，”席尔科夫暗想。“可笑极了！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一忽儿就来。当然，我得装出不认得她的样子。”

裙子的沙沙声响起来，有一道房门微微推开，席尔科夫看见了他熟悉的那个髻发的小脑袋，她的脸颊和眼睛都带着睡意。

“是谁从卡契希太太那儿来了？”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问，不过她马上就认声席尔科夫，尖叫一声，笑起来，走进房间来了。“是你啊？”她问。“这是演的什么滑稽戏？你怎么弄得满身是泥？”

席尔科夫涨红了脸，做出严厉的眼神，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斜起眼睛看一下布阿索。

“啊，我明白啦！”太太猜到了。“你大概怕查克吧？我忘了事先对杜尼雅霞交代一声。你们认识吗？这是我的丈夫查克，这是斯捷潘。安德烈伊奇。衣服带来了吗？好，merci，朋友。我们走吧，我本来想睡了。那么，你，查克，睡吧，”她对丈夫说。“你一路上劳累了。”

查克惊讶地瞧了瞧席尔科夫，耸耸肩膀，带着气愤的脸色去拿酒瓶。席尔科夫也耸耸肩膀，跟着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走去。

他瞧着阴暗的天空，瞧着泥泞的道路，心里想：“这真肮脏呀！魔鬼会把一个知识分子糟蹋到什么地步！”

他开始思忖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思忖纯



洁和不纯洁。他怀着落到不愉快的处境中的人所常有的那种心情忧郁地想起他工作的书房和桌上的文稿，一心想回家去了。

他就悄悄走进客厅，绕过睡熟的查克，出去了。

他一路上没说话，极力不去想查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查克老是钻进他脑子里来。他不再跟马车夫谈天。他心里跟胃里一样不舒服。

歹 徒

目睹者的陈述

小饭铺里的伙计把这儿可以叫到的寥寥几种菜名对他报了一遍，他就沉吟一下，说：“既是这样，那就给我们要两客新鲜的白菜汤和子鸡。你再问一声老板，你们这儿有没有红葡萄酒。”然后大家都看见他朝天花板瞧了一忽儿，对伙计说：“奇怪，你们这儿的苍蝇好多呀！”

我们说“他”，是因为在这个小饭铺里，伙计也好，老板也好，顾客也好，都不知道他是谁，什么身分，从哪儿来，到我们城里来干什么。他是个气度庄严而且岁数已经相当大的上流人，装束体面，表面看来倒也安分守己。凭他的服装来看，甚至可以把 he 算做贵族呢。我们发现他身上带着金怀表和镶珍珠的别针，他那顶厚呢帽里放着一副配着时髦纽扣的手套，像那样的手套我们以前只看见我们的副省长戴过。他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我们面前炫耀他的教养：叉子一定要用左手拿着，嘴一定要用食巾擦，一

